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萬錦情林 錦娘割股奉親

時維臘月，寒氣逼人，趙母體羸，忽膺重病。三姬無措，請禱於天，各願減壽，以益母年，未見效也。錦夜半開門，當天割股。瓊、奇見其久而不反，密往視之，乃知其由。嗣是和羹以進，母病遂愈。甲人聞知，上其事於郡縣，郡縣旌曰：「孝女之門。」有詩曰：烏山遙對華山西，花外風清鳥自啼。已見文華推多士，那知節孝屬深閨。剖心從古忠名舊，割股於今徽譽奇。旌別聖恩行處有，誰踵芳躅映文奎？

趙母置酒，諸眷畢賀。有楊把總者，聞錦娘之美，亦備禮稱慶，以白金二十兩為趙母壽，欲求見錦娘。錦既卻其金，又不之見。楊欲以勢挾之，先令鄰人揚言，且啖以兼金厚利。錦娘曰：「汝為我語刁軍，我頭可斷，我身不可見也。」楊懼而止。是時三姬皆以志節更相矜奮，自生別後，不施脂粉，不出閨門，雖瑞月千門佳麗，三姬處之淡如，元宵樂地繁華，三姬不出遊玩。其操守如此。

生自抵荊州後，既見父母，益念三姬，乃請於父曰：「李老夫人，外大母也，懇勸主婚，盍遣人致謝焉。並候動履，且訂婚期。」父許之。生備金幣，遣僕歸訪三母，且致書三姬。其書曰：

同心人白景雲奉書於三美人妝次：雲此生何幸哉！昔時尊貴王公得一女焉，猶可以流聲千古，況雲兼有其三哉！皆天曹神女，仙籍美姬，色殊絕矣。文絢春花，詞映秋水，才超卓矣。堅貞如金玉，灑落類風霞，氣概英達矣。而雲方幸綢繆之際，又聞交傲之言，其所以相親、相期、相憐、相念，又曰■焉。則神遊於美人之天，雲此生何幸哉！追想曩時倚玉於芳欄，偷香於水閣，罄人間汝有之歡，極人生不窮之趣，美矣，至矣。然此猶為竊藥之會，今皆締為月中之人，則月下深盟，其真無負。五百天緣，悠悠未了也。欣切，欣切。萬里片心，但欲三妹勤事諸母。奇妹姻信未聞，日夕懸注，想志確情篤，則天下事固可兩言而決也。急聞，急聞。身在荊州，神在桑梓，計此情曳見諒矣。無多談俗，儀在別啟中。招人。

諸姬得書喜甚，款僕於外堂。

時有朱姓者，貴宦方伯之家，與奇同鄉，有子年方弱冠。聞奇之美，命媒求姻。陳夫人初未之許，後偶見朱氏子，貌美而慧，遂許焉。擇日欲報聘，奇姐忽稱疾，絕粒者三日。夫人惶懼，泣問所由。瓊以實情告之。夫人曰：「焉有是事？門禁森嚴，白郎能飛度耶？」瓊曰：「姨若不信此言，請看奇妹兩臂。」陳夫人見之，駭曰：「白郎在時何不與我言之？今縱不嫁朱氏，後置此女何地？」瓊曰：「妹與白郎懇勸盟誓，生死相隨，決不相背。」夫人曰：「癡心男子，誓何足信！」瓊遂啟其箱，出白金四十兩、表裡各二對、婚書一紙，曰：「此皆白郎奉以為信者也。」夫人曰：「是固然矣，然天長地久，汝姊妹何以相與？」瓊跪而指天曰：「瓊如有二心，隨即天誅地滅。願我姨娘早賜曲從。」夫人曰：「我將不從，何如？」瓊曰：「妹已與瓊訣矣，若姨不從，則妹命盡在今夕。」夫人墮淚，徐曰：「癡兒，汝罪當死！虧我守此多年，亦無可奈何，只得包羞忍恥耳！此事錦娘知否？」瓊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夫人因撫奇身曰：「汝私與白，得非慕白郎才郎乎？朱氏之子，俊雅聰穎，將為一世偉人，以我觀之，殆過於白郎矣。」奇不對。瓊曰：「妹身失於白郎，既有罪矣，更委身二姓，是蕩婦也，何足羨哉。」夫人首肯曰：「固是矣，從今吾不強矣。」但禮幣未受，瓊猶有疑，因告於二母。二母親奉禮幣，勸陳夫人受之，夫人尚有赧容。夫人曰：「天下之事，有經有權，善用權者，可以濟經，不爾，便多事矣。」陳夫人因呼蘭香置酒，以謝二母，且曰：「早信此奴，無今日之禍矣。」三母即席。錦娘奉杯。而奇不出，乃獨坐小榻。

奇姻事既定，陳夫人復書於生。錦、奇亦以書達生。遂遣僕歸荊州矣。